



沧海卷贰

沧海

东岛西城

新武侠小说系·凤歌作品集 7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海. 卷2 / 凤歌 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92-1332-0

I. ①沧… II. ①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7247号

本书由凤歌授权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委托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沧海②/ 凤歌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出 版 人 别道玉

责任编辑 张艳艳

印 张 17.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1332-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027-68890729)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新武侠书系



• CONTENTS •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章	◎ 第十九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五章
灵猫妙步	祖庭风云	情仇满路	生死两难	萍踪丽影	黄雀在后	螳螂捕蝉	攻守势异	擒贼擒王	黄泉迷踪	梵宫叱咤	雷光电照	妙目澄波
259	231	207	189	171	153	127	109	089	069	043	023	005



凤歌作品集②

凤歌 著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新武侠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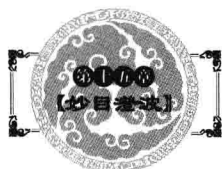
• CONTENTS •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章	◎ 第十九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五章
灵猫妙步	祖庭风云	情仇满路	生死两难	萍踪丽影	黄雀在后	螳螂捕蝉	攻守势异	擒贼擒王	黄泉迷踪	梵宫叱咤	雷光电照	妙目澄波
259	231	207	189	171	153	127	109	089	069	043	023	005



第十五章
妙目澄波

语音万落，门外火光乍内，一位青衣少女左挟竹篮，右擎烛台，飘然走入房中。她容色秀丽清冷，双眼如墨玉深潭，上赛烟笼罩，透着一淡淡迷芒。



陆渐与丑奴儿一番死别，心神激动，走了百十步，忽觉四周景物不对。仔细一瞧，忙乱中走错了方向，正要转回，忽听远处传来木鱼之声。他方才打碎了薛耳的“丧心木鱼”，心有所感，忍不住循声走去。

穿过一道圆门，忽见灯火微明，檀香氤氲，却是一座佛堂。陆渐透过雕窗，恍惚瞧见一个丫环没精打采地敲打木鱼，名为清影的温婉美妇双手合十，正对一尊观音塑像低声念诵。

陆渐不敢打扰，立在庭角，柔和的诵经声却漫如凉水，悄然淹来：“……妇还，睹太子独坐，惨然怖曰‘吾儿如之，而今独坐？儿常睹吾以果归，奔走趣吾，蹠地复起，跳踉喜笑曰‘母归矣！饥儿饱矣！’今儿不来，又不睹处，卿以惠谁？可早相语。祷祀乾坤，情实难云，乃致良嗣。今儿戏具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吾且发狂。将为虎狼、鬼魅、盗贼吞乎？疾释斯结，吾必死矣……吾必死矣……”

美妇念到这段经文，忽地语声悲切，渐不成声。陆渐不明白经文含义，心情却随那语调起伏难平。忽听那丫环惊道：“主母，你怎么又哭了？”

陆渐恍然惊醒，忽觉脸上凉凉的，伸手一摸，尽是泪水，不由暗暗自责：“陆渐，你可真没出息，听几句经文也要掉泪么？”

美妇沉默半晌，叹道：“好孩子，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大罪之人，除了日日在佛前忏悔，再也没有别的法子。”丫环道：“主母是天下少有的好心人，怎么会是罪人呢？主母



若是罪人，天下就没有好人了。”

美妇道：“这世上，有些罪孽不是你亲手所为，却是因你而起。那些罪不是今生所有，而是前世里带来的。唉，或许我前世里做下许多罪孽，才注定今生遭受此报。孩子，我流泪的事，你别跟舟虚和秀儿说，省得他们担心。”

丫环似懂非懂，说道：“主母放心，我不说就是。”这时忽听西北角有人冷笑道：“商清影，你不要假惺惺地充好人了。”

陆渐大吃一惊，听出说话的正是谷缜，几乎出声招呼。佛堂中二人也很吃惊，美妇抖索索站起来，涩声道：“来者……是谁？”谷缜冷冷道：“十三年前，你抛弃过一个孩子对不对？”

商清影玉容惨变，失声叫道：“你……你怎么知道？”谷缜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你别以为祈求佛祖、念念经就能安心。我告诉你，不止佛祖不会原谅你，那个孩子也会恨你一辈子。此罪此孽，你来生再世也休想解脱……”

商清影身子一晃，悲叹道：“你……你究竟是谁？”谷缜冷冷道：“你连我是谁也听不出来？果然是弃子淫奔、下流无耻的贱人……”

商清影眼神一亮，不怒反喜，冲口而出：“你是缜儿……”猛地挣脱丫环，奔出佛堂，叫道，“缜儿，是你么……”

庭中一阵寂然，商清影张着手，在黑暗中四处摸索，边摸边叫：“缜儿，缜儿……”嗓子渐自哽咽。陆渐听到衣袂破空之声，心知谷缜已经去了，暗暗叹一口气，悄然退出院子，走出十来步，还能听到商清影凄切的叫唤声。

陆渐本想追上谷缜问个明白，忽觉身后异样，仿佛有人尾随，回头望去，又不见人，再转头时，那异感却消失了。

陆渐寻思谷缜狡计百出，必有出府妙法，自己与薛耳有言在先，不可失信。当下瞅准方向，来到与薛耳预约处，谁想不见有人。正奇怪，忽见远处沈舟虚的书斋灯火正明，便走上前去，忽听书房中传来重重一哼，沈舟虚的怒喝声远远传来：“你们三个，倒有脸回来？”

只听燕未归闷声道：“放那女子，是少主的意思。”沈舟虚哦了一声，却听沈秀呵呵笑道：“此事确是孩儿做主。孩儿以为，这三入深夜潜入总督府，本应擒捉。怕的是他们别有同伙。若这三入就擒，同伙生出警觉，不易歼尽。故而莫如欲擒故纵，放走其中一人，再行跟踪，找到他们的巢穴，将之一网打尽。”

沈舟虚沉吟时许，忽道：“你安排追踪人手了么？”沈秀笑道：“安排了。”沈舟虚嗯了一声，又道：“莫乙呢？你捉的那人怎么丢的？”

莫乙正是陆渐当日所见的大头怪人，只听他支吾道：“我……我追的人是个小子，胆子很大，竟想潜进内宅。我拦住他报上名号，使一招金山寺镇寺绝招‘蛟龙出窟’，左手虚晃，弯腰屈膝，头向左摆，右手化掌为指……”说到这里，沈秀“噗”地笑出声来。

沈舟虚冷冷道：“莫乙，你只需说出招式名称，至于招式变化，就不用在此演示了。”

“是。”莫乙应了一声，“那小子长得高大，功夫却很稀松。被我一指戳中腰眼，蹲了下去，打一个滚，还想爬起，我又使一招燕山派的绝招‘飞鹰三踢’，将他连踹了三个跟斗。”沈舟虚道：“如此说，你是占尽上风了？怎么又被他逃了？”

莫乙叹道：“那小子连挨三脚，却不着恼，笑着说‘你说你叫莫乙，是不是天部六大劫奴之一的‘不忘生’？’我说‘是又怎样？’那小子笑道‘听说‘不忘生’莫乙莫大先生无书不读，过目不忘，区区一向十分佩服。’我听得高兴，便说‘你如此佩服我，我就不打你了，你乖乖跟我去见主人。’不想那小子却说‘不成，你说你是不忘生，难道我就信了？传说不忘生莫大先生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天下任何书籍，能一招不落地施展天下任何武功，必定是一个风流倜傥、文质彬彬的人物。你这个头大颈细、相貌猥琐的家伙，怎么会是大名鼎鼎的不忘生莫大先生呢？’”

沈舟虚听到这里，冷冷道：“这小子诡诈多多，这些话都是引你入套的先着。”莫乙道：“是啊，我当时犯了糊涂，一听之下，气愤说道‘你怎么才肯相信我就是大名鼎鼎的不忘生莫大先生呢？’那小子便说‘你若是大名鼎鼎的不忘生莫大先生，理应无书不读，过目不忘。’我说‘那是自然。’那小子说‘那么天底下无论什么书，你都能背得出来？’我就说‘我的劫力生在头脑，过目不忘，无论何种书籍我都能背。’那小子笑着说‘好啊，我这里恰好有一本书，你背得下来，我便相信你是大名鼎鼎的‘不忘生’莫大先生。’我一听背书，便觉欢喜，说道‘好呀，是什么书，你说名字，我立马背出。’那小子从怀里取出一本册子，说道‘这本书名叫《苏浙闽三省将帅扰民贪功纳贿实录》，你也能背？’我一听傻了眼，搜肠刮肚想了半天，愣没想出这么一本书来。”

沈秀接口道：“蠢材，天底下哪有这么一本书？一定是他自己胡乱编写的，你没瞧过，又怎么背得出来？”

莫乙吓了一跳，说道：“你才蠢呢，这一点我又不是没想到，但事先夸下海口，到了这个份儿上，怎么能够反悔？只好说‘这本书我没瞧过，自然背不出来。我只需瞧过一遍，就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沈秀很是悻悻，哼了一声，沈舟虚叹道：“这话答得不错，却又不知不觉落入了他的第二个圈套。”莫乙说道：“对啊，他一听这话，笑着说‘好呀，你拿去瞧，但瞧这一遍



需多长时间？”我说：“我看得快，一目能瞧一页，这册书不过一百多页，一盏茶的工夫就够了。”那人笑道“好，给你。”当真将书给我，我拿到亮处，须臾瞧完，转过头来，正要背给他听，不料这一瞧，居然不见了他的人影。”

沈秀哈哈笑道：“你还说自己不蠢？换了是我，先点了他的穴道，再来看书。”莫乙气哼哼说道：“好呀，你聪明，敢跟我比背书么？这书房里的书，大伙儿随便抽一本，背不出的就是王八蛋。”沈秀冷笑道：“你这奴才就会背死书，却不知活学活用，所以才会上当吃亏。想当年，宋太祖的宰相赵普，只通半部论语就能治理天下，可见读书不在多，而在于举一反三、领悟书中的精神。”

莫乙沉默一下，又说：“好呀，说到宋太祖、赵普、论语，咱们就来背《宋史》里的《太祖本纪》、背《赵普传》、背《论语》、背《孔子世家》，背……”

沈舟虚忽道，“沈秀的话不无道理。莫乙，你身为劫奴，背书无算，只为我若有遗忘，随时询问，而不是让你炫耀学问。不过，沈秀的话也有不妥之处，那小子诡计多端，未尝不能因人定计，他对付莫乙用这一条计策，若是对你，或许别有诡计了。”

沈秀笑了笑，淡淡说道：“我又哪有这样好骗？”沈舟虚冷笑道：“斗智更甚斗力，轻敌者必败无疑。”沈秀略一沉默，说道：“父亲教训得是，孩儿知错了。”莫乙接口道：“主人你别信他，他嬉皮笑脸的，嘴里说知错，心里却一点儿也不服。”沈秀怒道：“狗奴才，我不惹你，你倒来惹我了……”

“够了！”沈舟虚喝道，“莫乙，那书册还在么？”莫乙道：“在这儿，我都背下来了。”

书房内沉寂时许，忽听莫乙惊道：“主人，你怎么将册子烧了？”沈舟虚冷笑道：“这《苏浙闽三省将帅扰民贪功纳贿实录》，你一个字都不许泄漏出去，倘若泄漏一字，仔细你的皮。”莫乙喃喃道：“是，是。”

沈秀道：“那厮潜入内宅，万一……”沈舟虚道：“不妨，有凝儿在，他一举一动都在掌握之中。”沉默一下，忽地徐徐说道，“薛耳，你有‘丧心木鱼’，劫奴中神通仅次于凝儿，怎么也把人弄丢了？”

薛耳呜呜哭道：“主人，我该死。我遇上的人很坏，他弄坏了我的木鱼，又骗我说他送走同伴就跟我来见主人抵罪，没想到我等了好久他也没来，恰好主人有召，我只好回来了。”

沈秀笑道：“莫乙笨，你更笨。他让你等着，你就傻傻等着？现如今，他只怕溜之大吉，已在几十里外了。”薛耳抽抽答答地道：“我只当他是好人，不会骗我的。”

沈舟虚沉默半晌，徐徐道：“凡事必有赏罚，燕未归与沈秀欲擒故纵，以观后效；莫乙大意纵敌，但拿到《实录》，功过相抵；至于薛耳，不但失了至宝‘丧心木鱼’，更加

妄信敌言，纵走强敌，罪不可恕，罚你经受一个时辰的‘黑天劫’。”

薛耳尖声叫道：“主人饶命，主人饶命。”沈舟虚冷哼一声，道：“都散了吧。”这时间，忽听有人叫道：“且慢。”陆渐推开大门，应声走入书房。

众人见他，均有讶色。薛耳狂喜不禁，一把揪住陆渐，呵呵笑道：“你没跑，你没跑。”转向沈舟虚道，“主人，我说的就是他。”

陆渐点头道：“擅闯贵宅的是我，踏坏丧心木鱼的也是我。沈先生，你不要罚薛耳，他丢了木鱼，并非褻职，只是实力不济，输给我罢了。”

沈舟虚端起桌上茶杯，吹开茶末，向陆渐笑道：“咱们好像见过，那天在十里亭，你就在戚参将身边。”陆渐道：“戚将军是我结义大哥，多谢沈先生替他说情。”说罢拱手施礼。

沈舟虚沉思一下，笑道：“你混入总督府，也是为了戚继光么？”陆渐道：“不错。”沈舟虚打量他一眼，笑道：“你大可逃走了，干吗又要回来？”陆渐道：“我答应过薛耳，要帮他抵罪，岂能言而无信？”

沈秀听到这里，冷笑道：“又是一个蠢材。”沈舟虚神色微变，大喝：“闭嘴，你懂什么？”沈秀不料父亲突发雷霆之怒，只得耷拉眼皮，低头不语，心中却将陆渐恨到十足。

沈舟虚又道：“你与薛耳是敌非友，为何要帮他抵罪？”陆渐微微苦笑：“因为陆某同为劫奴，深知‘黑天劫’之苦，若是因我害他遭劫，我就算逃走，心中也不安宁。”

此言一出，房中三名劫奴望着陆渐，各自露出古怪神气。薛耳眨巴小眼，一双大耳朵呼呼扇动；莫乙口中念念有词，双眼却眨巴眨巴，像是进了灰尘；燕未归的脸仍被斗笠遮掩，斗笠下的两道目光却越发灼亮。

陆渐又道：“沈先生，罪不在薛耳，要杀要剐，你冲着我来。”沈秀瞧得众劫奴的神情，不知为何，满心不是滋味，接口冷笑：“你逞什么英雄，若有本事，正大光明闯入总督府，何必鬼鬼祟祟？深夜潜入，说到底，不过是一介无胆鼠辈。”

陆渐瞅他一眼，冷冷道：“我是无胆鼠辈，也胜过你残杀老弱、勾引尼姑。”沈秀心头咯噔一下，喝道：“臭小子，你敢污蔑沈某？”陆渐道：“是不是污蔑，你自己明白。”

沈秀心中慌乱，面上却不动声色，冷冷道：“你这人胡言乱语，莫不是疯了？”不待陆渐说话，冲沈舟虚拱手道，“父亲，此人污蔑孩儿，委实可恨，孩儿想亲自出手惩戒他。”

沈舟虚不置可否，淡声道：“若你输了呢？”沈秀一怔，却听莫乙道：“输了也活该，这次大家都不要帮沈秀，狗腿子，听到没有？”他两眼瞅着燕未归，燕未归怒道：“书呆子，你骂谁？不帮就不帮，谁稀罕么？”

薛耳也道：“还有凝儿，你也不许帮沈秀。”只听夜色中一个女子的声音道：“我才不

会帮他呢！”

沈秀气得血涌双颊，冷笑道：“谁要你们帮了？我会输给这乡巴佬么？真是笑话。”向陆渐一招手，“到院子里来。”撩起衣袍，走到庭院之中。

陆渐微感迟疑，莫乙却说：“不用怕，跟他打，输了不过一死，赢了却是白赚。”薛耳拍手道：“说得对。”忽听沈舟虚叹道：“你们两个，到底是谁的劫奴？”莫、薛二人应声一惊，四只眼瞅着沈舟虚，却见他容色淡漠，不知打着什么主意。

陆渐来到庭中，却见沈秀垂着双袖，目光凶狠，不由心想：“这厮会‘天罗’，可惜上次周祖谟用时我没看清，要么对付起来，倒有几分把握。”

正想着，忽见沈秀吐个架子，喝声：“愣什么？”双掌一分，劈了过来。他出掌又快又狠，只一晃，陆渐左肩、右胸各中一掌，真是痛彻心肺。

莫乙叫道：“不好，他学会了‘星罗散手’。”薛耳急道：“什么叫‘星罗散手’？厉害么？”莫乙苦着脸说：“这是当年‘西昆仑’的绝技，你说厉不厉害？”薛耳跌足哀叫：“‘西昆仑’的绝技？怎么让他学了？”莫乙道：“是啊，好雨洒在荒地里，好肉都被狗吃了。”说罢连连叹气。

沈秀忍不住怒道：“两个狗奴才，全给我闭嘴！”掌法越快，繁如星斗，疾如飞光。陆渐连挨数掌，忽地稳住阵脚，“寿者相”一变“猴王相”，呼呼呼接连出掌，‘大金刚神力’奔腾四向。沈秀的掌力与之一触，便觉叠劲如山，难以深入，只得高踞低伏，寻隙抢攻。

“星罗散手”本为天部秘传，当年的“西昆仑”梁萧（注：见拙作《昆仑》）挟此绝技，打遍四方。如果陆渐面对的是昔日的梁萧，只怕一招之间就已败落。但沈秀为人轻浮多诈，学文习武均是流于表面。“星罗散手”包容天文，须得学问精深，方能从容驾驭，更须内力雄浑，才可显现威力。沈秀对天文知见尚浅，内力难称精纯，是以偶尔得手，也难与陆渐以重创。

两人一巧一拙，势成僵持，旁观的众人都很诧异。莫乙怪道：“‘星罗散手’我认得，这人的武功却很怪，来来去去就是这么两下，为何沈秀就是破解不了？”

沈舟虚淡淡说道：“这是金刚一门的‘大金刚神力’，三百年来一脉单传，不见于世，你没瞧过，怎么认得？”

莫乙听得惊喜，定定望着陆渐，默记他的招式，可记来记去，陆渐总是先一个“寿者相”，后一个“猴王相”，样子别扭难学，而且了无新意。莫乙瞧得不耐，忽见陆渐出招变快，双臂幻化，如有六臂，这一来，先时使一招的工夫，如今能使六招。沈秀压力陡增，唯有随之变快。



陆渐自嫌变招太慢，前招后式总会留出缝隙，索性先变“诸天相”。“诸天相”化自诸大天神的法相，施展起来，有如三头六臂。再变“寿者相”、“猴王相”，一时快了许多，尽管不及沈秀，却堪堪补上了招式的破绽。

这么一来，攻守生变，初时沈攻陆守，渐至于互有攻守。陆渐斗得兴起，忽将“诸天”、“寿者”、“猴王”三相合一，连出两掌，跨上一步。莫乙、薛耳瞧见，忍不住齐声叫好。

沈秀连连变招，也难挽回颓势，忽听得二奴叫好，不觉恼羞成怒，稍一分神，几乎被陆渐一掌扫中。

沈舟虚冷眼旁观，这时忽道：“‘星罗散手’法于天象，这门武学之强，如洗天河，如转北斗，气魄之雄伟，不在‘大金刚神力’之下，怎么你使出来尽是小家子气？好比流星经天，一瞬即灭，奇巧变化有余，却无浩大永恒之气象。如此下去，‘西昆仑’祖师的一世威名，岂不败在你的手里？”

沈秀听了这话，只如醍醐灌顶：“是了，我一心求奇求变，却忘了‘星罗散手’也有雄浑浩大的招式。”他沉喝一声，掌指间劲力陡增，举手投足，虽不如沈舟虚说的神妙，却也显出堂堂之势，再辅以诡招，瞬间扳回劣势。莫乙、薛耳心中不平，发出低低嘘声。

对手越强，越是激发出陆渐胸中的傲气。诸般变相源源而出，“须弥相”肩撞、“雄猪相”头顶、“半狮人”拳击、“马王相”足踢，“神鱼”飞腾，“雀母”破局。他越斗越勇，浑身上下皆可伤敌，乃至拾起石块枯枝，以“我相”掷出，势如飞箭，逼得沈秀手忙脚乱。他步法斗转，想要绕到陆渐身后，却被陆渐“人相”一脚反踢，几乎踢中小腹。

两人又拆十来招，陆渐忽由“大自在相”变为“半狮人相”，沈秀被拳风扫中，惨叫一声，仰天便倒。陆渐见状，收势道：“你输了。”话音未落，一蓬白光迎面罩来，陆渐周身一紧，落入一张丝网。

莫乙、薛耳见沈秀翻身站起，面露狞笑，均是气愤难当，大叫：“不要脸，分明都输了。”沈秀冷笑道：“怎么输了？本公子这是诈败诱敌，再说了，这次又不是分胜负，而是决生死，谁叫他大意了？”掌中“周流天劲”绵绵传出，蚕丝网越收越紧，陆渐旧伤被丝网勒破，血如泉涌。沈秀笑嘻嘻说道，“乡巴佬，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陆渐咬牙不语，劫力自双手间涌出，顺着那千百缕蚕丝传递开去。沈秀见他不管，默运内力，蚕丝再次收缩。他使诈方能获胜，对陆渐恨到极点，手上运劲，右脚突地飞起，向陆渐心口踢去。

他存心取人性命，众劫奴未及惊呼，忽见蚕丝网中伸出一手，攥住沈秀的足踝，只一拧，沈秀关节脱臼，发出一声惨叫，刹那间，蚕丝节节寸断，陆渐破网而出。